

歷史空間

張衍榮

走進「民國之門」

(上)

記憶中，冷清了半個多世紀的「民國之門」，隨著兩岸「兄弟」的相逢一笑，忽然間就熱鬧上了，海內外遊客紛至沓來，摩肩接踵，絡繹不絕……世事滄桑，令人浩歎，不覺就隨大流走了進去。

「民國之門」與寒舍毗鄰，位於武昌蛇山南麓，坐落在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（現為「辛亥革命博物館」）內，俗稱「紅樓」，1908年籌建，1910年落成。那時天下還「大清」着，還沒有「民國」，因此它既不叫「民國之門」，也不叫「紅樓」，而是叫「諮議局大樓」，一個議事諮詢的民意機構，乃清廷為預備君主立憲而在各省所置。

為什麼一向專制的「大清」，忽然對「民意」，對「君主立憲」有了興趣呢？原來因了一場戰爭。1904年，為了爭奪在華利益，君主立憲的日本和皇權專制的沙俄在中國領土上大打出手。1905年沙俄戰敗，日本獲勝，而大清國的「有識之士」們則天真地認為是君主立憲打败了皇權專制。1908年11月，釐好獨裁的慈禧一命嗚呼，攔路虎沒了，給風雨飄搖、朝不保夕的「大清」推銷「復興」藥方的機會終於等來，一時間「君主立憲」聲動朝野……

孰料，「維新」的靈丹妙藥尚未見效，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就爆發了。1911年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在武昌打響第一槍，「湖北諮議局」被起義軍佔領，變成了「鄂軍都督府」，「大清」一夜覆亡，「民國」隨之呱呱墜地，諮議局大樓因此被譽為「民國之門」。

「民國之門」為二層西式樓房，平面略呈「山」字形，磚混結構，風格摹仿西方議會大廈，面闊73米，進深42米，坐北朝南，迎面正中門廊突出，磚柱撐簷，女兒牆端鑲着玄色樓銘：「鄂軍都督府」。上層屋頂正中升起一座武士頭盔形的望樓，成為當時閱馬場軸線的制高點，視野開闊，頗為壯觀。武昌起義成

功後，「鄂軍都督府」曾一度代行「中華民國」中央政府職權，因其紅牆紅瓦，又被稱作「紅樓」。

「紅樓」設有東、西配樓，遊客進「紅樓」之前，一般都要先去西配樓參觀，那裡被闢為展館，設有大小展廳九個，陳列着辛亥革命史跡近400件。展覽通過文物真跡、歷史圖片、美術作品、圖表、雕塑、模型、縮微場景以及採用聲、光、電等手段，全景式展現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恢弘壯闊的歷史。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序廳：正面為弧牆，鑲着一組以孫中山為主、與武昌起義相關的人物頭像，表達在孫先生的旗幟下，湖北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的主題。畫面下方一行立體字：1911年10月10日，提示人們永遠銘記這個日子。

在特定的時空裡面對這行字，誰都會浮想聯翩，感慨叢生。不難想見，當年的人們是多麼欣喜若狂啊！被君權神授愚弄了幾千年的芸芸眾生終於覺醒：原來，江山永固的封建統治是可以推翻的，至高無上的皇帝也是可以打倒的，「大逆不道」的民主是可以建立的，人人都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選票來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，當國家的主人。「天下苦秦久矣」，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啊！雖然一切還那麼不成熟，一切都百廢待興，甚至煙硝尚未散盡，但人們滿懷豪情，充滿希望……一個被壓抑被奴役得太久的民族，想必其後代不會沒人去向問歷史：當年，那些窮或不窮的漢子們，一朝剝掉屈辱的長辮子後，是否曾聚在一起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過？

這疑問一直在我心中縈繞，直到步出展館，邁進「紅樓」才釋然，因為，「紅樓」裡的一切分明都在說，那樣的場面就曾在這裡轟轟烈烈地上演過。

「紅樓」裡誕生過一個劃時代的政府——起義軍政府，這是個最精幹最廉價的政府，代表億萬國民執掌天下。遙想當年，何其繁榮，何其繁忙！

大樓內空高曠，樓道幽深，門戶相通，四通八達，室內窗明几淨，陳設簡樸，氣氛肅穆，任何人置身其間，訝異之餘都會肅然起敬。

軍政府先後共設有軍令、參謀、軍務、民政、外交等九部以及總監察長室、各部稽查長室等，其中：

軍令部是最初設置的四部之一，其主要職責為發佈軍令，調遣軍隊，舊軍官出身的杜錫鈞曾出任軍令部長；

參謀部也是最初設置的四部之一，職責為制定作戰計劃，軍政府草創之際，軍民大政，參謀部主持最多；

最初設置的四部裡還有軍務部和民政部。軍務部主要負責軍務行政、軍隊後勤工作，著名的「首義三武」（即孫武、蔣翊武、張振武）曾任軍務部正、副部長。民政部不同於今天的民政部，其主要職責是負責地方行政事務，相當於今天的「湖北省」，後改稱政事部，出任部長的是原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，而擔任副部長的則是後來查辦「民國腐敗第一案」（即京兆尹王治馨貪瀆案）的副議長夏壽康。

外交部是稍後設置的，主掌外交行政事務，革命黨人胡瑛曾任部長。該部的成立是鄂軍都督府開始代行中央政府職權的標誌之一。

總監察長是監察鄂軍都督府各部用人及行政事宜的長官，在開始組織起義機關諸人中推選產生，後由資深革命黨人劉公出任。

各部稽查長是鄂軍都督府的稽查長官，其領導下的各部稽查長室負責稽查各部及各行政機關，稽查軍隊，參與重要會議和人事安排，處理特殊事務。各部稽查長由起義人員公推，都督委任，革命黨人蔡濟民曾出任此職。

每部（室）僅一到兩間辦公室，兩三套辦公桌椅，雖然地板、壁爐、壁燈一應俱全，辦公傢具質地也不錯（與時下的水貨、假貨相比較而言），但如此眾署一堂，擠在一處辦公，還是令很多遊客不勝唏噓。我清楚，這是人們對比今天的政府辦公大樓所產生的感歎。是的，甚至很多鄉政府都遠比這裡闊氣得多。



著名的「紅樓」。

網上圖片

吳羊璧

古戰場所思

我們到各地旅行，最大的興趣就是看看那裡的風光，又看看那裡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着的。記得有一年，我在青島旅行，青島和香港相似，靠着大海，海在我們香港人是熟悉的，面對大海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。但是我們遇到了一批旅客，他們遙見大海，就異常激動地飛奔過來，指着遠方，說：「海！海呀！」那種興奮的情感難以形容。我猜想，他們可能是長居內陸，頂多見過河流、湖泊，沒有見過大海。大海洋在他們心中有無限的想像、無限的魅力，不知到底是怎樣的壯觀。現在海就在眼前了，年輕人於是大呼，飛奔向更近海的地方去看。這種初見奇景的興奮，我們會不會有呢？我們也會有。我們南方，沒有戈壁、沙漠、草原，我們也常常會想像投身在那樣的大環境中時，會有甚麼樣的豪情。有一年，我就旅行了這樣的地方。

那年遊新疆絲綢之路，我就老是望着外面，希望早一點看到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的美麗景色。但是當時也許不是時候，所見的草原卻不壯茂，羊是多的，大群的羊常與車爭路，車子不得不慢慢走，也應是當地特色。车子在戈壁的路上（路已修

得很好），起初還不覺得怎樣，但一小時一小時下來，車子疾馳竟日，依然一望無際，這情況卻就令人印象越來越深刻了，這是多麼荒僻的地方。仰望天空，飛鳥也難見到，難見生物。偶然見到小樹，據說只有這種樹能在這裡生長。忽然我想起一首唐詩：「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。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深閨夢裡人。」想像那時這裡曾經來了五千精兵，為了打退邊境的侵擾者，就那麼喪生在這樣的古戰場中了。詩人不忘稱頌他們的英勇，但也為不知名的河邊枯骨悲嘆。音訊難通，他們的音容在家人家的深切懷念中還是活着的。這是詩人在古戰場上的感慨，也引起我們今天在此情景中的感慨：人類的戰爭真是必要的嗎？

這時候放眼望去，所見是他方景象，是生活的平面；但思緒所及，卻是時間的長河，想到古代的情景去了。

我忽然想：古戰場也可以算是人類文化遺產嗎？談保存文化遺產，近來是個熱話題。古戰場是不是一種文化遺產？

人類文化遺產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個定義：文化

遺產是過去人類所創造，由現代人類繼承，並傳之後世。它應該是獨特而又具有普世價值。

這個定義相當扼要，二個特點，一是前代傳下來，後代又繼續下去。如果沒有一代代傳下去，那就已經中斷了，不存在了；二是具有普世價值，也就是，別的地方雖然沒有這種活動，但是他們也能理解，也能感興趣。

在保存文化遺產這個話題上，當我們談一個地方的風光、民俗活動，總希望那是一種給人帶來歡樂的活動，那麼，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定義，我們中國人的春節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人類文化遺產，每年到了初春來臨（在農業社會階段，這又是一個生產年的開始），大家就互相恭喜，預祝今年有很好的收成，所以見面就「恭喜發財」。中國人春節的濃郁氣氛，分明也為其他國家民族所欣賞，現在不但在全世界華人地區一定過喜氣洋洋的春節，就是外國人也愛用中國話在恰當的地方說一聲「恭喜發財」，說是人類文化遺產，這應是好例子。

保存傳統民俗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在促進，設立「人類非物質遺產」這個項目。世界各地可以把某一項傳統活動提出申請，得到確認以後，就列入人類非物質遺產項目，或文化遺產項目。

我想，現在說人類文化遺產，多是生活上的平面，仍可見到的。但是，生活上已過往，時間上有深度的許多現象，是不是也可以列為人類文化遺產呢？如古戰場。

古今講台

歲月激流，
捲走了多少豪傑。
看萬世功名偉績，
怎堪評說？
七十年來頭飛雪，
數百朋輩泣相別。
休辜負兒志成城，
書新頁。

齊歡悅。

待億萬大廈寄眾生，
死亦無忘報國業。

看中華崛起旋轉乾坤，
生當何求一時名。

應將殘陽除弊政，
白首終去人心振。

可否借我柳葉刀，
斬盡貪官救萬民。

辛卯年癸巳

來鴻

魚眼

這是地球上的公曆2011年3月，初春，宇宙無涯光年中無限短的一瞬。

坐在陽台上曬太陽，聽新聞。我，魚缸裡的三條金魚，腳旁的兩隻小狗，宇宙眾生中無限小的一兩粒。

新聞說——十天前的日本9級地震，已造成近一萬人死亡，兩萬人失蹤，核洩漏事故連續升級。近日，國人傳染了核輻射恐慌，搶了兩天鹽，現在又在排隊退鹽，一市民搶購了1萬多斤，勸稱「壯」舉，欲退無門。近日，多國部隊對利比亞實行轟炸，造成大量平民傷亡……

魚缸在午後的陽光下，自成一曲線與光的絕美交響，彷彿離世界無限遠——水清澈透明，水底白沙細潔，水草碧嫩柔順。三條黑色金魚，游曳其間，靜謐，絕塵。

兩隻小狗窩在我腳下，打盹，或翻起眼，看魚，



蘇滄桑

看我，或互相舔舐，又接着懶。

突然，我想起，好幾天沒有給魚餵食了——彷彿上帝想到了什麼，一切因此而改變——幾十粒紅色魚食，均勻地撒在水面上。

第一條游在最上面的魚發現了，急劇扭動了一下尾巴，張開嘴浮到了水面上。

第二條魚也發現了頭頂上的魚食，從水底衝了上來，牠的尾巴甩到了第一條魚。

第三條魚感覺到水波震動，發現了情況，猛地一轉身，衝了上去。

一缸水，瞬間被攪渾了，三條魚的搶食，攪起了沉澱在沙礫裡的魚糞便，魚缸瞬間渾濁不堪，髒亂得讓魚窒息。

我驚訝地看着這一切。僅僅一個簡單的貪慾，世界便從天堂到了地獄，被攪起的糞便，像人類世界被攪起的無數慾望，渾濁的空氣讓人窒息。

有一條顯然聰明得多，吞了很多進去，可是吃太多了，又吐了出來。又去搶。另兩條比較笨，在同一個地方轉來轉去，徒勞地搶食着水和空氣。其實，牠們三個拚命往同一個方向爭搶時，水面的另一邊，漂浮着很多魚食。

這時候，兩隻小狗已然嗅到了魚食的味道，卻又沒有發現真正可以吃的，於是，其中一隻以為我給另一隻吃了獨食，突然就對牠翻臉了。另一隻不甘示弱，衝牠吼起來。兩隻狗打了一會兒，發現了魚缸裡的秘密，一齊湊上去聞，未果。然後，牠倆再也沒有了閒暇和親暱，一齊眼巴巴地盯着我，做好了時刻撲上來搶食的準備。

這時候，一隻蒼蠅飛了進來，忽然發現自己飛錯

腐敗的宴飲之樂



唐朝詩人李紳。網上圖片

唐朝李紳以「憫農詩」知名於世，他的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」，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，但以後他卻「漸次豪奢」起來。《本事詩》載：曾官任司空的李紳，曾邀劉禹錫「至第中，厚設飲饌。酒酣，命妙妓歌以送之。劉於席上賦詩曰：『鬢髯梳頭宮樣妝，春風一曲杜韋娘。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斷盡江南刺史腸。』李因以妓贈之。」奢侈的宴樂已經是他「司空見慣渾閒事」了。而且還有記載說李紳：愛吃雞舌，每餐一盤，耗費活雞三百多隻，院後宰殺的雞堆積如山！但不管怎麼說，這是他的私事。官場上公款吃喝的腐敗，則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。

周公的《周禮·天官》說：「凡王之饋，食用六穀，膳有六牲，飲用六清，饌用百有二十品，珍用八物，醬用百有二十劑」，他對不同等級的配餽上菜、擺列方式、器皿使用，以及席間歌舞助興等都作了具體規定。所以宴樂的排場從來都是彰顯地位的方式，宴會上的庭食千品，旨酒萬鐘，以及鐘鼓鏗鏘，管弦嘩煜，都是他們貴族待遇的享受。而以後皇帝登基有元會宴，建號改元有定鼎宴，貴族祝壽有萬壽宴，其他如鹿鳴宴、瓊林宴、燒尾宴、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，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後，則出現了官員們的餞別、接風的宴會，《漢書》也說：西漢後期，政局屢變，地方官調動頻繁，「吏或居官數月而退，送故迎新，交錯道路」。《宋史》記載：宋朝還有「旬設」之制，每旬一次用公款宴犒。《職制令》還規定：「國信使傳宣使節，准許赴公筵；因點檢或議公事也許赴酒食；各發運司司理巡節許赴公筵；巡歷所至，薪、炭、油、酒、食各費並依例聽受。」又規定，「各監司及其官屬、帥司等處，及其所差幹辦公事官，於解字所在，應赴筵會而赴者，聽送酒食，朝廷定制撥付茶宴費。《文獻通考》說：宋孝宗時，平江太守王仲行與祠官范致能、胡長文常用公款請客。「一飲之費，率至千餘緡」。而按照《異聞錄》所載：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揚，在京師買了故王太尉遺屬出讓的二手房產，「才為錢三千緡」。如此利潤，自然大大地推動了公私飲食行業的發展，《東京夢華錄》記載：飯店「凡飲食茶果，動使器皿，雖三五百份，莫不咄嗟而辦」；《東坡七集·奏議》說：官營酒坊也為招徠生意，「令酒務設鼓樂倡優，或關撲（即博彩）買酒牌子」。吃了還有拿，《朝野雜記》載：兩宋時各衙門支用公使錢宴請迎送有明賬，叫「公使苞苴」，南宋時東南諸郡公使「帥臣監司到署，號為上下馬，鄰路皆有饋，計其所得，動輒萬緡」。北宋尹洙的《分析公使錢狀》統計：慶曆三年，以渭州政府為例，除支應過往以外，本署官員動用公使錢吃喝，多到每月五次宴會，加一次有表演的「張樂」。

《後漢書》說：「自是選代交互，令長月易，迎新送舊，勞擾無已，或官寺空曠，無人案事。」大家熱衷於應酬送禮，哪裡還有心思辦公？所以，歷朝也有不少限制公款吃喝的規定。漢帝時有心令，官員到任、離職及巡視時點餐費，都應交伙食費，否則免官；北魏獻文帝時，官員到地方巡視，吃掉羊一口、酒一斛者，「罪至大辟」，同席吃喝者以協從罪論；《慶元條法事類》載：兩宋時除規定「諸道守任臣僚，無得非時聚會飲宴以妨公務」。對於妓樂助興，也有限制：除「州郡遇使命經過應官侍者」外，各州縣官「非遇聖節及赴本州公筵若假日，而用妓樂宴會者，杖八十」；《職制敕》規定各官「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，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」。知湖州劉燾，因「在任專事筵宴，庫帑告竭」，被降職罷官；乾道五年，新知峽州郭大任，因被揭原在峽州任內「日事飲宴，殊不事事」，被撤除任命；淳熙三年，知嘉州陸游，因「燕飲頗放」被撤職；淳熙十四年，知平江府王希呂與祠祿官范成大、胡元質常相聚宴，「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」，孝宗怒而誅之。但朱熹檢舉了知台州唐仲友貪污不法之罪，其中包括「親會宴集經月，姻族內外，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」，而且「逾濫」到每行宴飲，必召妓女，卻沒了下文。

雖然做陪客不自在，但能夠擠上宴席，就是在享受一種待遇；而接受眾人奉承，顯示自己的存在，則是官長、名士們的專利，何況還可以憐國之慨，圖自己的利益，何樂而不為？要指望這些人辦好百姓的事，也就基本上無望了。

了地方，拚命想飛出去，可是撞來撞去都是玻璃窗。其實，敞開着的出口，僅僅離它一尺之遙。

太陽西斜，陽台上黯淡了下來，魚食早被吃光了，魚缸又恢復了澄淨，一切都回到平和裡去。

短信來了，我查看時，又看到了前幾天的那一條：

「世上最痛苦的是什麼？輻射來了，鹽沒了；世上最痛苦的是什麼？輻射來了，鹽不好使；世上最最痛苦的是什麼？輻射來了，鹽沒用完」。

我一個人大笑，歪倒，整個臉貼上了玻璃缸，突然我發現，我的眼和一隻碩大的金魚眼僅一玻璃之隔。

魚眼很大，沒有眼瞼，永遠不會閉合，永遠無法放鬆。

我知道，魚眼看東西，靠晶狀體前後移動，而不是改變晶狀體的凸度，因此，魚眼是極端近視的。有一種「魚眼鏡頭」，有180多度的超大視角，然而，焦距越短，視角越大，因光學原理產生的變形越強烈。因此，魚眼鏡頭裡的世界極端變形。

這魚眼，真像人類——近視，變形，不會放鬆。人類的一切努力，原本都為追求幸福。而當努力等同於算計、爭搶、掠奪，當努力不是為了生存而為領先，當人禍烈於天災，幸福早已不再是真正的幸福了。

剛才，我看魚、看狗、看蒼蠅時，覺得它們無比的愚蠢可笑。可是哪一個人，又真正有資格笑牠們呢？也許在牠們眼裡，人類更可笑，抑或可悲。蒼蠅已然告訴我們，人類的出路，其實離自己僅僅一寸之遙，一念之間。

我起身離開，發現魚眼仍盯着我，外星人般詭異。